

楔子 重生回前世

邵紫兮是被一桶冷水潑醒的。

寒冷的天，冰冷的井水潑在身上，宛如刀割一般的凜冽，讓餓昏過去的邵紫兮打了個寒顫，無力的睜開一雙美眸。她吃力的睜大因為飢餓而視線模糊的雙眼，在看清眼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及所處之地時，她有一絲怔然。

這裡……她不是死了嗎？怎麼會……

不等她想明白，眼前的女人已惡狠狠的說：「妳今天不從也得從，老娘花了三百兩白銀買下妳，可不是買來供的，我再問妳一次，接不接客？」

這女人也是個硬骨頭，餓了兩天還不鬆口，要知道，那貴客可是一直催著呢。

這句話，猶如雷擊，讓邵紫兮原本迷茫的雙眸閃過一絲錯愕。

她，重生了？！

這認知讓她羸弱的身子微微發顫。

不是因為方才那盆澆頭而下的冷水，而是無法抑制的慌亂。

她，邵紫兮，當朝戶部尚書嫡長女，在大婚前夕到覺恩寺祈福，卻「意外」落了水，醒來後，發現她被人賣進了青樓。

當她知道自己身陷青樓時，簡直不敢相信。她在現代是個有名的廚師，因為一場車禍胎穿至這不在她認知之中的朝代，從一個嬰兒當起古代人，雖貴為戶部尚書嫡長女，可娘親在生下她後便去世了。

隔了一年，爹再娶，從小就沒有親娘的庇護，她明白自己的處境，為了在繼母的眼皮子下過活，她一直很低調，不爭也不搶，只求安安分分過日子，不曾想，她的裝傻退讓卻換來這樣的結果——被人賣進青樓，擺明是不給她活路。

她前世因為不肯就範，最後被下藥破了身，甚至被用藥物控制了長達半年時間，直到她尋了機會逃跑，否則她現在仍處於那水深火熱的日子。

雖最終難逃一死，可她本以為死了就會解脫，但現在……

環顧眼前的一切，她悲涼的發現，老天給了她重生的機會，卻依舊沒給她活路，現在正是她落水被綁的第二日，也是她被下藥破身的前一夜。

難道，她要重蹈覆轍嗎？

昔日圓亮璀璨的大眼黯淡無光，她低垂著頭思索，好半晌才抬起頭，眸中閃爍著堅定——不！她不能就這樣妥協，她相信老天給了她重生的機會，絕不會是要她重蹈覆轍，她不能就這樣認命！

「我接！」

本是婉轉動人的嗓音，因為兩日未食一粒米一滴水，而嘶啞無力、細若蚊鳴，然而她語中的堅定及氣勢，卻是不同以往。

邵紫兮啞聲又說：「我餓了，我要更衣用膳。」

她的轉變讓老鴿一喜，頓時眉開眼笑，「這就對了！乖乖聽話，我不會虧待妳的。來人！伺候姑娘梳洗，給姑娘上飯菜。」

望著那張虛弱蒼白，卻依舊清麗絕俗的臉蛋，老鴿彷彿看見白花花的銀子滾滾而來，可惜她再美也無法替自己接客賺銀兩……不過想到總算完成那人的吩咐，老鴿心情大好，留下一名丫鬟伺候邵紫兮，便喜滋滋的離開。

邵紫兮在丫鬟的服侍下換去濕透的衣裳，將送來的飯菜吃了精光後，便對丫鬟說：「我要歇下了，妳退下吧。」

丫鬟卻是不動，「嬾嬾吩咐奴婢要好好服侍姑娘。」

言下之意就是不走。

邵紫兮勾起一抹冷笑。

她早知這些人沒這麼容易信她，不過也罷，退不退下對她而言也沒什麼差別。

她逕自寬衣上榻，不一會兒，便傳出平緩的呼息聲。

丫鬟見她似乎入睡了，也鬆了口氣，靠在一旁的美人榻上坐下，雙眼卻是睜得大大的，緊盯著榻上身材曼妙的人兒。

桌上的燭火忽明忽暗，時間一點一滴的消逝，就在邵紫兮緊繃地以為重生後的軌跡有所改變時，窗，悄悄的開了，暗夜的風呼嘯而入，同一時間，靠坐在美人榻上的丫鬟身子一軟，倒臥在榻上，昏迷不醒。

半晌，一道黑影從窗口躍入，往床榻走去，雙眸一掃，看向邵紫兮那張絕美出塵的臉龐。

戶部尚書的嫡長女？

那掩在面具下的雙眸閃過抹詭異，想到那場大婚的新嫁娘，黑衣人心裡有了猜測。

原來看似簡單的尚書府，裡頭的複雜卻是和深宮有得比……

在確認榻上之人對他沒有絲毫威脅後，黑衣人轉身就要離去。

假裝昏迷的邵紫兮在這時睜開了眼，在那人離去之前，出聲喚道：「等等！」

這聲叫喚讓黑衣人止住了腳步，倏地轉過身，望向榻上那坐起身的女人。

她身著一件白色單衣，在那昏暗的燭光下，曼妙玲瓏的身段若隱若現，一頭漆黑烏亮的長髮披散在胸前，微微遮掩了那衣下的美好曲線，臉上不知何時蒙上了一塊絲巾，正靜靜的凝視著他。

「妳知道我會來？」凝望著那一雙水亮迷濛的杏眸，黑衣人有些詫異。

在進屋之前，他投了迷煙，可眼前的女人不僅沒暈過去，反而早有準備般的在等著他來，甚至預先遮住了口鼻防止吸入迷煙……

這認知讓黑衣人雙眸一眯，閃過一抹殺意。

察覺到他的殺意，邵紫兮心一緊，卻還是輕聲說：「請你救我。」

她在賭，賭她是否能逃出生天。

前世這名黑衣人也出現過，但那時她堅決不肯就範，餓得七葷八素，全身上下沒一點力氣，即便她敏銳的發現有人投了迷煙，也沒力氣抵抗，僅在暈迷前察覺有人靠近床榻，之後她就不醒人事。

這一次，她早有準備，所幸她沒猜錯，當真闖進了個人，而她也知道，這是她唯一的機會，只有眼前的男人能救她。

「救妳？」黑衣人挑眉，似乎沒想到她會這麼說，眼中的殺意被一抹饒富興味的光芒給取代。「我憑什麼要救妳？」

這女人倒是有膽識，身陷絕境，卻還敢向他這個不知是友是敵的人求助，不過，他的確也是她目前唯一的活路。

「你要什麼？」雙手緊握著，邵紫兮抿唇問道。

他整個人籠罩在黑衣下，只露出一雙熠熠生輝的鳳眸，凝視著她那美得出塵、明明身陷險境卻依舊倔強的臉蛋，惡趣味的勾起唇，輕佻的說：「當我的女人，我就救妳。」

邵紫兮臉色一變，想也未想便拒絕，「我寧可死。」

這話非但沒惹惱黑衣人，反而換來他一陣狂笑。

半晌，他才又說：「銀子，十萬兩白銀，妳要是能給，我就救妳。」

他的確可以救她，順手而已，不管這女人是誰綁來的，都和他那大哥脫不了關係，而這等給他大哥添堵的事，他一向很樂意去做，但也要眼前的女人有資格讓他出手。

偏偏她似乎沒有資格，長得美又如何，如今蠢到被人賣到青樓，這樣愚笨之人，就算現在看來有幾分膽識，只怕救了也是浪費他的時間。

不管是要她當他的女人抑或是十萬兩白銀，他都只是隨口一說，料定邵紫兮沒那能耐，因此話一扔下，他轉身就要離開，他待得太久了。

可他沒料到，身後的女人竟是一口應允——

「好！」

好？

他挑眉，總算回頭正眼看向榻上的女子。

邵紫兮定定的看著他，嗓音如珠落玉盤，婉轉清脆，十分堅定的說：「只要你肯救我，且保我名聲不損，平安回家，一年之內，我定予你十萬兩。」

察覺到他眼中的戲謔，邵紫兮的手心滿是汗水，畢竟她輸不起。

她的乾脆讓黑衣人笑了，望了眼邵紫兮絕美的臉龐，調笑道：「不過是舉手之勞便賺了十萬兩，我似乎不虧……」

戶部尚書的嫡長女邵紫兮是嗎？

眼前這女子極少出現在公開場合，他之前命人收集到的資料也僅僅是一張畫像以及簡單的介紹，倒不想這女子竟如此出乎他意料之外……

他斂下眼，思索了會，沒多久便沉聲說：「好！我應了。但我不做虧本生意，

一年內要是沒有如約收到十萬兩白銀，我會讓妳比今日還慘上十倍。」

他語氣中的森冷讓邵紫兮打了個寒顫，明白此人不是說笑，可這是她唯一的機會，她不能退縮。

鬆了鬆滿是汗水的雙手，邵紫兮堅定的頷首，「一言為定。」

第一章 妹妹來示威

今年第一場瑞雪緩緩落下，一片片瑩白的雪花如羽毛一般，輕盈飛舞，不一會兒，滿園子的草木皆染上一抹白。

雪整整下了一夜，一夜過去，晨光乍現，青瓦和樹梢上積了厚厚一層白雪，寒風伴隨著雪花不停歇的吹著，被朱牆分隔的庭院內也積了一地的雪，而朱牆外的雪早已掩蓋了去院外的道路。

迎著風雪，蘭兒氣呼呼的從外面回到挽紗院，她一邊呵著氣，一邊不停的搓著雙手，圓圓的臉蛋被寒風吹得紅彤彤的，她沿路不停的低罵，直到來至房門外，她才深吸口氣，勉強揚起笑臉，推開了門，「小姐，奴婢回來了。」

美人榻上，邵紫兮素手執書，一頭長髮未綰，僅用緞帶束起，慵懶的披散在身後，杏眸朝她淡淡一掃，「又受氣了？」

她本有四大丫鬟，可其中三個因與她前去覺恩寺祈福，不幸落水身亡，如今身旁就剩當初留守府中的蘭兒一個。

她不問還好，這一問，蘭兒強撐的笑臉頓時垮下，再也忍不住，雙眼泛紅，氣憤的說：「那群狗眼看人低的傢伙，膳食給冷的，分例給不足，現下連請人來掃個雪都被冷嘲熱諷，他們壓根沒把小姐您放在眼裡！」

邵紫兮身為戶部尚書邵銘諍的嫡長女，與當今太子鳳慶指腹為婚，身分尊貴，然而她的娘親在產下她後離世，邵銘諍因與其妻恩愛異常，髮妻逝世之後，他沉浸於哀傷中，對邵紫兮一直缺乏關愛，甚至生了埋怨，認定妻子若是不生這女兒，或許就能避開死劫……

即便自小沒娘也沒有爹的疼愛，但因為有「未來太子妃」這個身分在，府裡人仍個個諂媚討好，可偏偏邵紫兮命不好，在大婚前夕落水失蹤。

邵銘諍派人打撈無果，在未見屍首的情況下，無法判定邵紫兮是否溺水而亡，可大婚在即，準太子妃卻失蹤，邵銘諍焦頭爛額之下，也只能上報此事，取消婚禮。

可就在邵銘諍上報之前，他被續弦曾萍兒阻止了，且在她的遊說下，邵銘諍不僅不提取消婚禮一事，還上稟說願讓其二女兒邵紫菀代替長姊出嫁。

聖上本是不允，畢竟這婚事本是先皇后與邵銘諍已逝之妻定下的娃娃親。

說來也好笑，當時指婚的對象是皇上的長子與邵銘諍之長女，誰知，比皇后產期晚上一個月的德妃會先行產下皇子，這婚約便落在德妃之子，也就是當今太子鳳慶身上。

聖上雖不想答應，可扛不住德妃的枕邊風以及鳳慶自個兒願意，最終還是應了婚事，自此，戶部尚書府中的風向就變了。

府中的主子們還好說，就算想碎嘴，也得顧慮邵銘誨，可下人們就不同了。

邵紫兮失蹤了兩個晚上，即便鳳鳴王朝民風開放，可未出閣的女子失蹤幾日，還是會引人浮想聯翩，議論紛紛，流言蜚語滿天飛。

沒了準太子妃的頭銜庇護，邵紫兮既不受親爹待見，又沒有親娘在背後撐腰，壓根就是根草，人人得以辱之。

下人因此百無禁忌，把邵紫兮說得一文不值，說她在外流浪過，清白的身子早已不潔，無怪乎太子連下令幫忙找人都不肯，甚至直接上奏表示願意改娶二小姐。

又有人說她不僅失了身子，還被賣入青樓，早被千人騎萬人枕，不如死在外頭，免得回來敗壞府中其他小姐的名聲。

更甚者還說不學無術的她壓根不配和太子有婚約，知書達禮的二小姐才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選，她在大婚前一日失蹤，正是老天看不下去，開眼了……

聽著蘭兒氣憤的轉述，邵紫兮一雙杏眸依舊凝視著手中的書，那美麗的唇卻勾起一抹諷刺的笑。

不過是群下人，若不是背後有人指使，怎可能大膽到非議主子？她光用腳趾頭想就知道幕後指使之人是誰。

身為現代人的她在上輩子帶著前世記憶穿越到鳳鳴王朝，生活在這個不存於歷史上的國度，她很謹慎，深怕會被當成異類，所以活得比誰都小心翼翼。

她雖投生在富貴人家，從小不愁吃穿，可她自出生就沒了娘，親爹為此不待見她，除了自己，她誰也靠不上，所以她從小就懂得裝傻充愣，收斂自己的鋒芒，尤其親爹續了弦，而繼母相繼生了兩個女兒之後，更是如此。

繼母多狠毒，這話千古流傳，然而過去的她並不認同，因為曾萍兒待她非常好，她甚至還可笑的以為，是她命好，才會遇到一個將她當親女兒一般疼愛的繼母。

直到她遭遇了上輩子的慘事，並且死過一次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她實在是蠢得可以……

仔細想來，她那繼母心計甚深、手段甚高，人前人後維持一個樣，一點破綻也不露，賢良體貼、溫婉可人，有好東西第一個想到她，衣裳首飾、古董字畫，永遠都是她先挑完才輪到她的姊妹們，而她不喜之事，繼母也從不強迫她做。

繼母對她的疼愛，甚至比她那親爹還要多，這讓前世身為孤兒的她，一下子就陷入這得來不易的親情之中，可即便如此，她依舊清楚自個兒的身分。

身為繼女，她得活得比她那些妹妹更小心，就怕失了繼母對她的疼愛，所以她刻意低調，活得平庸，不爭也不搶，即便是對府裡的下人，都一視同仁，和善有禮。

她本以為，只要如此，她就能平安過一世，從未想過，那個在她大婚前忙前忙後、對她比對親閨女還親的女人會如此惡毒。

繼母告訴她，太子妃不比普通女子，在大婚前，必須到寺廟裡祈福齋戒三日，

以表對皇權的尊敬。

她不疑有他，只帶著幾名貼身丫鬟，連護院都未帶，天未亮就出了門。

覺恩寺位於皇城近郊，卻是建在城外情恩湖的正中央，要入寺就得乘船，而「意外」就發生在那時。

船被鑿了洞，行經半途，船底突然大量進水，不一會兒，船身便沉了一半。

當時，邵紫兮是有些慌，卻是不怕的，她會泅水，沉船的位置又離岸邊不遠，她相信以她的體力，逃生不成問題。

可就在她跳入湖中並準備向岸邊游去時，湖下突地有股拉力，扯住她的腳將她往下扯去，她大驚，拚命的掙扎，卻怎麼也掙脫不開，最後因缺氧而失去了意識……

等她醒來，人已經在青樓了。

一開始，她還天真的以為擄走她的人不知她的身分，為了利益，才將她賣入青樓，於是她懇求青樓的老鴿替她送信回戶部尚書府，她相信會有人來救她。

卻沒想到那老鴿用看傻子一般的神情看著她，憐憫的說—

「別傻了！妳真以為旁人有那膽子敢擄走準太子妃？若非有人指使，就算是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將妳賣來這種骯髒的地方，怪只怪妳擋了他人的路，死心吧！不會有人來救妳的。」

這話猶如一道驚雷，打醒了邵紫兮—她擋了他人的路……

她不笨，只是身為異世魂，即便是胎穿，仍一直擔心露出馬腳被人當成異類，加上繼母進門，她深知這樣的關係最是複雜，偏偏繼母待她太好，她不願搶了繼妹們鋒頭讓她難做，才一直裝傻裝笨。她又蠢到被那不曾擁有的親情給蒙蔽視聽，才會天真的仍以為這單純是場「意外」，直到此時被青樓老鴿一說，她才驚覺，她蠢得可以。

等她想清楚是誰害她至此時，她恨！

她恨不得立刻回府，撕開那人假惺惺的外皮，然而讓她更恨的是，繼母居然將她賣到這種地方！

她一點也不稀罕當什麼太子妃，身為一個現代女性，她無法接受一夫多妻，更別說是嫁給皇子，但婚約是她還沒出生就定下的，她就算不想嫁也無能為力，若是可以，她寧可投生在一個平凡的人家，嫁個疼她愛她的糙漢子，一生一世一雙人。

可她怎麼也想不到，她不屑一顧的位置卻是個香餈餈，人人搶著要，甚至為了這位置設計她，將她賣入青樓。

她寧可一死，也不願落入這種地方，且她還以為，就算是養條狗，這麼多年下來至少也有些感情，可繼母居然不顧十幾年的親情，仍狠毒的將她賣入青樓當妓女，這樣的歹毒讓她極恨！

耳邊繼續傳入蘭兒忿忿不平的抱怨，邵紫兮一顆心已是冰寒到了極點。

曾萍兒，妳害我一次不夠，還想連我最後的立足之地都剝奪嗎？

可惜，這一次，她絕不會如她的願。

「姊姊可在？」

一聲叫喚，喚回了邵紫兮的思緒，杏眸一轉，她看向門外嬌俏動人的人兒。

門外佇立著幾名少女，為首的女子身穿大紅衣裳，外披一件雪白狐袍，小巧精緻的臉蛋在蓬鬆的狐領襯托下，顯得更加楚楚動人，女子不過十五、六歲，卻已是縮婦人的髮髻，在其他少女的簇擁下進了屋。

看見來人，邵紫兮清透的眸閃過一絲光芒，素手一攔，將手上的書放下，慵懶的從美人榻上坐起，彎起一抹笑，「原來是太子妃來訪，這大雪天的，怎麼來了？」

邵紫苑望向榻上的人兒，眸裡極快的閃過一絲詫異。

今兒個是她回門的日子，知道邵紫兮被人救回，她便迫不及待的前來「探望」，本以為會見到她消瘦落魄的模樣，卻沒想到，她不僅沒事，似乎還更美了……

美眸有著嫉妒，她看著眼前那美得像幅畫一般的女子。

邵紫兮靜靜的坐在榻上，長髮未縮成髻，僅用一條緞帶隨手一束，如瀑布一般的長髮隨意的披散於纖細的肩上。

她身穿一襲白色的羅裙，裙擺上用金絲繡著尋常女子少用的青竹，她未繫腰帶，因此細軟的衣裳看起來有些寬大，卻恰恰襯得她腰若束柳、纖纖動人。

那張瓜子臉脂粉未施，卻是眉如遠山、目如秋水，宛若雪中仙子，絕塵出眾。

望著那張比自個兒美上不止三分的臉蛋，邵紫苑斂下眼中的妒意，回以一笑，「今兒個是妹妹回門的日子，聽說姊姊身體不適，不便出席宴席，因此特地前來探望姊姊……」

她刻意上下打量了邵紫兮，接著又說：「現下一看，姊姊精神似乎不錯，既然無事，等等的宴席，妹妹還是希望姊姊能夠參加，畢竟咱們姊妹以後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了……」她意有所指的說著。

她已不是昔日的邵家二小姐，今日的她貴為太子妃，與普通女子回門可不同，她的回門宴，宴請的不僅是自家人，還請來了族長與族中幾位長老。

當然，都特意請來家族的大家長，可不僅僅是為了吃頓回門宴而已。今日的回門宴，是她邵紫苑的大日子，也是邵紫兮的大日子，為此，她可是期待得很呢！

「太子妃客氣了。」邵紫兮斂下眼，掩去眸中那抹諷刺，淡聲說：「我身體確實有些不適，再說，今日的宴席，我似乎不適合出席。」

要她參加前未婚夫與黑心白蓮花的回門宴？

笑話！雖說她不屑當什麼太子妃，但也沒大度到去祝賀陷害她的白蓮花，更何況，她很清楚今日來的人可不僅僅是吃頓回門宴而已。

一旁的三小姐邵紫穎見邵紫兮這副清高樣，頓時來了氣，擰眉輕罵，「我早說不要來請她了，她一個失了清白的骯髒女人，哪有資格和我們一起出席用膳？她不要臉，我可要臉，二姊妳何必紆尊降貴跑這一趟？」

她母親才是邵府的當家主母，她和姊姊才該是府中的嫡女，偏偏以前人人只認邵紫兮這個嫡長女，城裡的貴女們，更因為她們是續弦所出，覺得她們矮邵紫兮一

截，加上從小母親就偏疼邵紫兮，即便後來她們懂得了母親這麼做的原因，可這種因素累積下來，就算邵紫兮的確疼她如親妹，她依舊不喜歡她，更甚是痛恨她。

見她發難，站在邵紫苑另一側的女子也跳了出來。

「可不是，表姊，妳就是心太好，妳貴為太子妃，卻因為是自家姊妹，大度的不讓咱們行禮，可妳瞧瞧——」曾憶珊朝邵紫兮努了努下巴，「咱們這都進門多久了，有人還坐在榻上呢！連裝都不裝一下，壓根就沒把妳放在眼裡。」

聞言，邵紫苑臉色微變，佯裝不悅，低斥，「閉嘴憶珊！就如妳所言，都是自家姊妹，那有這麼多禮數！」

她嘴裡說著，一雙美眸卻朝邵紫兮瞄去，見她當真動也不動，雙眉微微一擰，似乎有些不悅。

她為何會紆尊降貴跑這一趟？當然不是真要來請她出席，無非就是想看邵紫兮在她腳邊搖尾乞憐，求她放她一條生路的模樣，然而邵紫兮的態度卻是出乎她意料的平靜。

難不成她還傻得以為自個兒還是之前那高高在上的邵府嫡長女嗎？

想要她行禮？邵紫兮笑了。

邵紫苑也不是第一次搶她東西，每每曾萍兒當慈母讓她先挑選好東西，一轉眼，就會被眼前這兩姊妹連哄帶騙的搶了去，她為了息事寧人，從不聲張，現在想想，若不是她那「慈愛」的繼母授意，當年僅僅五、六歲的兩姊妹怎麼可能會這麼做？

最好笑的是，邵紫苑搶了她的婚事，成了太子妃，現在還想要自己對她行禮？若是以前，這口氣，她也就嚥下了，可現在，她嚥不下。

要行禮是吧？行！那就得付出該有的代價。

一旁的蘭兒聽了，早氣得全身發顫，衝出來擋在自家小姐面前，便要大罵。

以她對自家小姐的了解，肯定會再次忍氣吞聲，可她氣不過呀！二小姐搶了小姐的婚約，還耀武揚威的想羞辱小姐，這口氣，她怎麼可能忍得下。

然而她才動，邵紫兮已早一步伸手，將她攔下。

「小姐?!」蘭兒氣紅了眼，不明白小姐為何攔下她。

邵紫兮卻對她搖搖頭，示意她退下。

蘭兒氣憤不已，卻也只能照做。

攔下自家丫鬟，邵紫兮這才輕巧的下了榻，不卑不亢的朝邵紫苑盈盈一福，「民女邵紫兮，見過太子妃。」

見她即便是行禮，卻仍猶如青松般挺直腰桿子，一副清高不容褻瀆的模樣，邵紫苑原本得意的笑容僵了僵，銀牙暗咬，伸手朝她一扶，「姊姊這是做什麼！都說了是自家姊妹，何必這麼多禮？」

邵紫兮卻在她的手碰到自己之前，逕自起身，朝她笑了笑，「太子妃客氣了，君臣有別，長幼有序，即便是自家人，該有的禮數也得守、該有的敬意更是不能少。」

這彷彿示弱一般的話，讓邵紫苑心裡的怨氣消了消，再次綻放笑容。

然而她的笑維持不了多久，便被身旁一聲響亮的巴掌聲給打掉了一

第二章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

捂著腫痛的臉蛋，邵紫穎一臉懵樣，好一會才瞪大雙眸，不可置信的瞪著眼前的女人，「妳、妳打我?!」

邵紫兮不語，而是甩了甩那彷彿一折便斷的纖纖素手，擰眉。

嘖！這副身子真是太嬌弱了，之前明明一直有鍛鍊，如今不過餓了兩天沒吃好，連賞個巴掌都能扭到手。

邵紫菀也懵了，見親妹妹被打，打人的還是一向軟弱好欺負的邵紫兮，一時間，她還以為眼花了，直到聽見妹妹憤怒的聲音，這才回過神，俏顏頓時一沉，「姊姊這是何意？」

邵紫兮打人，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，在兩姊妹眼中，這同父異母的長姊一向溫柔軟弱，不爭也不搶，對待她們一向寬容忍讓，正因為如此，造就了兩人的肆無忌憚。

可她今日竟然打人了，打的還是邵紫穎，這讓邵紫菀臉色陰沉，總算正眼看向眼前這似乎有些不一樣的姊姊。

揉了揉受累的手，邵紫兮挑眉，輕聲道：「太子妃方才不也聽見了，即便是自家人，該有的禮數得守、該有的尊敬更是不能少，三妹方才進門時說了什麼，想必大夥還沒忘，汗巖長姊，口出穢語，做為長姊，若是不好好教導一番，豈不是讓人笑話咱們邵府千金、太子妃您的親妹，是個囂張跋扈、缺乏教養的女子？想必太子妃也不想被人指謫教妹無方吧？」

「這……」邵紫菀一怔，本想怒斥邵紫兮的話語頓時卡在喉中，正想著該如何反駁，一旁的邵紫穎卻是鬧了起來—

「妳憑什麼打我?! 妳以為妳是誰？我就是罵！不要臉的娼婦！失蹤兩天，外頭傳得沸沸揚揚，說妳是從妓院逃出來的，身子早不知被幾個男人汙了去，我怎麼就是汗巖了?! 我說的句句實話，也就妳這個賤人自命清高，以為自個兒還是尚書府大小姐！妳方才竟敢打我，我不會放過妳的！賤—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啪啪啪的又響起幾個巴掌聲，動作之快，讓她閃避不及，頓時臉上又多了好幾個巴掌印。

邵紫穎再一次被打傻了，不僅她傻，就連一旁的眾人都看傻了。

邵紫菀和曾憶珊一臉的不可思議，那表情像是看見一隻原本溫馴的貓兒突然成了剽悍無比的老虎，丫鬟蘭兒卻是一臉閃閃發亮。

小姐……小姐太厲害了！蘭兒雙眸中除了崇拜還是崇拜。

邵紫兮轉了轉手腕，語氣極淡的說著，「我警告妳，再讓我聽見妳出言汙辱，那就不會只是幾個巴掌那麼簡單。」

她語氣雖淡，那張生得極美、總是笑容滿面的俏顏此時卻是不帶一絲笑意，漂亮的杏眸流轉著一抹意味不明的肅殺之氣，直勾勾的看著邵紫穎。

那表情讓邵紫穎打了個寒顫，沒說完的那一句賤人，竟遲遲不敢說出口。

「妳—」邵紫菀氣不打一處來，尤其看見胞妹敢怒不敢言的委屈模樣，更是氣得牙癢癢。

「我怎麼著？太子妃有話直說，民女聽著呢。」邵紫兮恢復一臉笑意，說罷，抬眸望向一旁的蘭兒，晃了晃如白玉一般的柔荑，「蘭兒，替本小姐淨手，手髒。」

打了邵紫穎那張吐不出象牙的嘴，她還嫌髒手呢。

此話一出，眾人臉色倏變。

這女人壓根是得了便宜還賣乖，打了人不說，還嫌髒了手？！

「是！奴婢馬上來。」聽見小姐吩咐，蘭兒像吃了補藥似的，昂首挺胸，抬手撥開擋在門口的眾人，一邊嚷道：「借道借道，我家小姐手碰了髒東西，要淨手，奴婢得去打水囉！」

她這個舉動，讓離門口最近的曾憶珊被推了個踉蹌，原本被邵紫兮的氣勢嚇得傻眼的她瞬間回了神，幸好在丫鬟的攙扶下才沒摔倒，發覺自個兒居然被個下賤的奴婢給推得險些摔倒丟臉，頓時大怒。

她不好對邵紫兮動手，難不成連個丫鬟也制不住？

這念頭一起，她手一抬，便要朝人揮去，「妳這個賤婢，居然敢推本小姐！」

蘭兒個頭雖不小，動作卻是比泥鰍還滑溜，直接閃過她的巴掌，還回頭朝她扮了個鬼臉，揚長而去。

曾憶珊氣炸了，大吼，「給我追，把那小賤人給我抓—」

「夠了！」邵紫菀低斥，狠狠的瞪了曾憶珊一眼。

被這一瞪，曾憶珊氣焰一消，乖乖的噤了聲。

邵紫菀一臉陰沉，凝視著眼前的邵紫兮，半晌，才輕笑出聲，「姊姊，當真是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姊姊今日的『教導』，妹妹定不會忘記。」

這幾個字，她幾乎是咬牙說出。

今日之行，算是她栽了，本以為邵紫兮會對她卑躬屈膝，求她給她一條生路，她甚至考慮，她要是求她，她就大發慈悲放她一馬，可現在一看，她根本就是自尋死路。

「太子妃言重了。」邵紫兮彎起一抹燦笑，一雙明眸卻是冰冷無比，「比起妳們母女對我的所做所為，民女今日的『教導』不過是一點小利息，妳們的『恩情』，民女銘記在心，終有一日，定會好好報答的。」

不過是幾句話，卻讓邵紫菀臉色大變。

她……她是不是知道了？！

邵紫兮今兒個的轉變令人不安，邵紫菀有一瞬間的慌亂，可轉念一想，自己是太子妃這事已成定局，她就算向父親揭發，也無濟於事。

再說，母親這幾年慈母的形象可不是經營假的，即便邵紫兮真察覺到什麼，她相信以父親對她的漠視，也是不信的。

這一想，她心中大定，回以一笑，「那妹妹就拭目以待。」

兩姊妹就這麼隔空交鋒，半空中彷彿能看到火花四濺，直到蘭兒急匆匆的跑了回來才被打斷。

她臉色蒼白的喊著，「小、小姐！老爺和族長請妳到祠堂。」

來了！邵紫菀冷笑。

邵紫兮這賤人膽敢威脅她？她連今日都度不過，還妄想報仇？

她瞬間心情大好，笑著說：「妹妹就不打擾姊姊寬衣了，咱們晚點宴席上見。」只要妳還能參加。

說罷，便帶著一群人離去，那背影說不出的得意。

「小姐，怎麼辦……」蘭兒都快哭了。

她不曉得自家小姐失蹤這兩日經歷了什麼，小姐不說，她也不敢問，府中更是沒人知道，這才會傳出許多難聽的流言。今兒個被族長請去祠堂，肯定不會是好事，想到這，蘭兒的眼淚撲簌簌的落了下來。

「不怕。」邵紫兮輕聲安慰比她還慌張的小丫頭，抬眸望了眼窗外忽然下大的白雪，雙手緊了緊。

雖然昨夜收到那人的來信，可對方卻沒說會如何還她清白，在這情況下，她很難心安，可不論如何，今日一戰，她是避不過了。

幽幽的垂下眼，她簡單梳妝打扮一番，便帶著蘭兒往祠堂方向走去。

直到主僕二人的身影消失在迴廊盡頭，院子的樹上突地跳下一道身影，漂亮的鳳眼閃爍著有趣的光芒，想著方才看到的一齣好戲，男人勾起一抹笑。

「看樣子，小貓的爪子似乎也挺利的……」

語落，他拂了拂沾染在身上的雪花，往祠堂方向飛掠去。

邵家的祠堂十分簡樸，卻比一般人家的祠堂還要大，青瓦灰牆，院落為五進，採用中軸線對稱佈局，建築雖簡約，卻是大氣莊嚴。

邵銘諍這支人口繁多，又是位居高位的大官，若非他堅持不接受，邵家族長之位早是他囊中之物。可即便他不接受，邵家歷代先祖卻是供奉在尚書府中的，也因此若是族中有大事，都是在此審問判決。

邵紫兮主僕倆撐著傘，穿過祠堂的走馬廊，往祠堂大門方向而去。

雪，越發下大了，瑩白的雪花紛飛舞動著，飄落在邵紫兮肩頭，讓那原就纖細的身子更顯單薄。

遠遠地，她就看見祠堂內的人影。堂中間坐著一名鬚鬚灰白的老者，正是邵家族長，他右側分別坐了幾名族老，左側坐著的則是她的親爹，邵銘諍。

眾人身後站著邵府大大小小的主子們，而她親愛的繼母也位列其中。

來到堂外，她輕斂眼睫，拍了拍沾染在身上的些許白雪，才邁開腳步走了進去。

她甫進祠堂，族長便擰眉道，「跪下！」

邵紫兮卻恍若未聞，僅朝眾人微微一福，「紫兮見過族長、族老們。」

她的叛逆之舉讓族長越發憤怒，再次低斥，「我讓妳跪下！」

「紫兮不明白為何要跪？」她眨了眨一雙水霧杏眸，表情似是十分不解。

見她裝傻充愣，族長氣不打一處來，正要發作，一旁的邵銘諍已發話了。

「紫兮，族長有些話要問，妳且跪下。」

邵紫兮望向那打小就對她不親近的爹，見他眼中閃動的光芒，思索了會兒，才緩緩跪下。「是，女兒聽爹的。」

祠堂不住人，沒有地龍，也不燒炭，今日因眾人齊聚一堂才燒了火炭，卻也逼出地上的寒氣，邵紫兮這一跪，寒氣上竄，讓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。

邵紫兮雖跪下了，族長依舊不悅，本想直接定罪，可想起邵銘諍方才的話，他只能耐下性子，沉聲問道：「邵紫兮，妳可知罪？」

這話讓邵紫兮有些想笑。

這人真以為他是縣老爺不成？居然一開口就是句經典臺詞。

想歸想，她可不敢笑出來，只能繼續裝傻，一臉的無辜。「紫兮不懂犯了何罪，還請族長明示？」

見她裝傻，族長擰眉，但還是將罪證一一列出一

「妳落水失蹤，本不怪妳，只能怪那救妳之人，有人親眼目睹那人救起妳後將妳帶入青樓，邵家女一向貞潔，妳既進了那骯髒之地，不論是否還是清白之身，都如同失了貞潔。

「若妳還知廉恥，還懂得家族榮耀，就不該回來，可妳不僅回來了，還若無其事、大搖大擺的回來，彷彿就是要將此事召告天下一般，妳可知妳的行為已讓家族蒙羞，成了眾人笑柄？」

想到外頭的傳言，族長可是氣得不輕。

原本他還挺喜歡邵紫兮，雖說她性子略微孤僻，不喜交際，才名也不顯，可她長相出眾，有沉魚落雁之姿，個性又乖巧溫馴十分聽話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本是未來的太子妃、未來的一國之后，光是這點，他就不可能不喜歡她，畢竟這可是邵家的第一個皇后呢。

可誰也沒想到在大婚前竟會發生那樣的事。

本以為屬於邵家的太子妃之位要飛了，哪知峰迴路轉，最後太子還是娶了邵家女。

雖然邵紫菀與其姊相比，不僅容貌差了一截，個性也不夠大氣，可只要她是邵家女，其他都不重要。

邵紫菀成了太子妃，這份榮耀讓邵家眾人十分欣喜，這代表邵家的地位將更上

一層樓，誰知在太子大婚的隔日，失蹤的邵紫兮反倒回來了，不僅回來，還乘了輛富麗堂皇、珠光寶氣的大馬車，大搖大擺、招搖過市的回來。

她這一回來，整個邵府像是炸了鍋。

失蹤了整整兩日，別說是戶部尚書的千金了，就是尋常女子都為家族不容，她不低調就罷了，還如此高調，更別提她回來不到半日，她從青樓出來的流言便傳遍整個鳳城，她這番作為，無疑像個巴掌，打醒猶沉浸在喜悅中的眾人。

關於這點，邵紫兮本人也很無奈。

她當然知道要低調，可救她之人似乎不這麼想，不僅派了輛閃瞎人眼的華麗馬車送她回府，還讓人在她家門口大喊要人來接她。

謠言會傳得沸沸揚揚，和那人這般作為有很大的關係。

想起昨夜送入她閨房的字條，她抿了抿唇，輕聲說：「紫兮不知，紫兮只知，救我之人並非外頭所傳的青樓之人，送我回來的馬車也並非是屬於那種地方的。」

「那妳倒是說說，是誰救了妳？」族長看著她，冷冷問道。

如果可以，他自是希望外頭的傳言是假的，但不提其他，她從青樓出來的這事，壓根兒假不了，他會這麼問，也是因為邵紫兮是邵銘諍的嫡長女，即便知道他不得見這個女兒，該走的程序還是得走。

然而邵紫兮卻是不語。

救她的人？不僅眾人不知，就連她自個兒也不曉得。

那人穿著一身黑衣，渾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眼睛，就算他此時站在她面前，她也認不出來，再說，那人是個男子，在這動不動就得以身相許的年代，她可不敢說出救她的人是個男人。

更何況，她要求那男人救她並保她名聲不損，第一點，他做到了，第二點，卻是遲遲沒消息，直到昨夜她才收到一張字條，要她什麼都別說，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一等。

所以，她只能沉默。

可她的沉默，卻讓眾人的目光更加輕蔑。

見她不語，族長一雙眉擰得更緊，「別說老夫不給妳辯解的機會，機會已經給了，妳不把握，那麼今日我就以族長的身分宣佈，邵銘諍之嫡長女邵紫兮，於明日送入庵堂，終生不得再入邵家門！」

這話一出，等於是將邵紫兮逐出邵家，也讓一直未開口的邵銘諍眉頭微擰。

看著在寒冬裡跪在地上身形單薄的女兒，以及那與髮妻越發相像的臉蛋，他心一痛，就要開口。

一旁的曾萍兒早在邵紫兮進門後就仔細觀察邵銘諍的神情，察覺到他的不捨時，搶先出聲—

「族長，紫兮畢竟是老爺的嫡長女，出了這樣的事，誰也不願意，不如就在府中修個家廟，讓她帶髮修行如何？」她一臉不捨的看著跪在地上的邵紫兮，替她說

情。

這一番話，讓邵銘諍微擰的眉鬆了鬆。

他本意是將女兒送到慶州，那兒離鳳城遠，待風聲過後，再尋個好人家將她嫁了，曾萍兒這番話雖不是他要的結果，可比起被送去庵堂終生不得踏入邵家門一步，也算是好結果了，待時日一久，他再想法子將女兒送去慶州也是可行。

畢竟同床共枕十數載，邵銘諍眉頭一動，曾萍兒便能將他的想法猜得八九不離十，自是趕緊阻攔。

想把邵紫兮送走？

看著邵紫兮那張與她生母越發相似的臉，曾萍兒臉上閃過一絲狠毒。

她也不想留下這狐狸精，可她若不發話，這幾年經營的形象可就毀了，更何況，那人的交代，她還得完成……

聞言，族長擰眉，看了眼邵銘諍的神情，正要開口，就見邵紫兮諷刺的彎起唇，輕聲說—

「族長，我還是一句話，我沒罪，我不會去庵堂，也不會去家廟，我邵紫兮，是邵府的嫡小姐，哪兒都不會去。」

她還不至於沒骨氣到讓仇人幫她說話，更何況曾萍兒也不是幫她說話，她若是認罪，被送入府中修的家廟，她親愛的繼母要對她做什麼時，豈不是更好下手？

所以她不會認！她忍了一輩子，卻換來那樣的下場，這一次，她不會再退讓，她要爭取自己的利益。

「妳！」她的不識好歹讓族長大怒，大手一拍，站了起來，「來人！把人給我綁起來，送去城外的尼姑庵！」

這話讓曾萍兒一喜，見邵銘諍雙眉緊擰，欲要起身，她嚶嚶一聲，身子一軟，倒在一旁的邵紫穎身上。

「娘、娘您怎麼了?!」邵紫穎早先被邵紫兮那賤人打了幾巴掌，正幸災樂禍的看著戲，見自家娘親突然厥了過去，大驚失色，這一叫喊，喊住了邵銘諍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扶著妻子，邵銘諍擰眉，頓時有些分不開身。

就在這時，一干僕婦已進了祠堂，挽起袖子，便要將邵紫兮押走。

邵紫兮抿著唇，雙拳緊握，正想著大不了不當這邵府小姐，打算離開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聲嬌斥—

「是誰這麼大膽子，敢把本郡主的好姊妹送去當尼姑?!」

第三章 郡主假扮好姊妹

祠堂外走來一票人，為首的是一名女子，她身著一襲俐落的火紅色騎裝，長長的黑髮高束於腦後，纖細的腰間掛著一條長鞭，腳踏一雙火狐皮製的長靴，精緻的小臉滿是怒氣，一路闖了進來。

「郡主，您慢一點……」

身後一群宮人急急追上，就連新出爐的太子妃邵紫菀都跟在那女子身後，她那妝點精緻的臉，此時有些不好看。

這一聲叫喚，讓祠堂眾人一驚，在看清眼前女子的容顏時，眾人心裡暗暗叫苦，忙呼啦啦的跪了下來。

居中的族長更是恭敬的朝來者行禮，顫巍巍的喊著，「參見雲樂郡主！」

雲樂郡主美眸一掃，在看見那唯一背對著她的纖細身影時，長腿一邁，幾步向前，伸手將人給扶了起來。

「紫兮，妳起來！」

在扶人的同時，美眸悄悄向外頭瞥去，她應該沒認錯人吧……

手臂上傳來一股溫熱，下一刻，邵紫兮人已被拉了起來。她下意識看向攙她而起的女子，有些詫異，直到看見對方極快的朝她眨了眨眼，這才了然，一顆緊繃的心總算放了下來。

她曾猜測過黑衣人的身分，卻沒想到對方連身分尊貴的雲樂郡主都請得動……

扶起人，雲樂郡主握了握腰間的長鞭，居高臨下的望著眾人，又問了一次，「是誰說要把紫兮送去當尼姑的？站出來！」

年邁的族長冷汗早已爬滿額間，顫聲說：「稟、稟郡主，邵紫兮犯了家規，老夫這、這也是為了邵家的名聲，才會……」

族長簡直欲哭無淚，這鳳鳴王朝上下，誰不知雲樂郡主的威名？

當今聖上膝下一共有六名皇子，卻是一名公主也無，聖上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老天爺賞個小公主，可偏偏就是生不出來。

直到雲樂郡主出生。

雲樂郡主閨名葉曉曉，乃當今聖上的胞妹連月長公主的獨生女兒，也是太后的外孫女、聖上的外甥女，更是鳳鳴王朝皇室裡唯一一個女娃娃。

唯一的金枝玉葉，可想而知葉曉曉的身分之尊貴，加之太后與聖上的寵愛，對葉曉曉可謂是捧在手裡怕摔了，含在嘴裡怕化了的疼著、寵著，絕不容許有人惹她不高興。

若非連月長公主不想女兒被過度嬌寵，拒絕了公主的封號，雲樂郡主早就成了雲樂公主，鳳鳴王朝唯一的公主。

偏偏這唯一的皇室貴女，身為女兒身，性子卻是比男子還野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鳳城裡的王公貴族，個個見她如見鬼，更傳出一句「寧可和閻王打交道，也絕不要和葉曉曉這惡女扯上半點關係」的警語。

葉曉曉這野慣了的性子，聖上和太后都是睜隻眼閉隻眼，也就只有其母連月長公主壓得住。

而今日太子妃邵紫菀的回門宴，請的可都是自家人，誰也想不到葉曉曉會跑來，不僅跑來，還直奔祠堂，看這架勢，似乎是替邵紫兮出頭的。

問題是，這兩人是何時扯上關係的？

「什麼狗屁名聲！」聽完族長的敘述，葉曉曉柳眉倒豎，手一揚，長鞭啪地一聲甩落在地，揚眉說：「不過就是去青樓逛逛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？男人可以去風花雪月，女人為何不能去見見世面？如果只是這麼回事就要送人去當尼姑，那本郡主豈不是要剃度好幾回了？」

不過就是去青樓逛逛？

眾人一聽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。

把青樓當客棧逛，還逛得這般得心應手、眾人皆知的，普天之下也就葉曉曉一人，偏偏，還真沒人敢數落她半句不是。

就連言官於朝堂上奏，聖上也只是輕飄飄的一句—

「雲樂還小，不懂事，卿家何必和小孩子家家較真？」給打發了。

正因為這一事，葉曉曉的惡名更加遠播。

族長被這話噏得老臉通紅，好半晌才吐出話來，「郡主乃金枝玉葉，豈是尋常人等能比擬？再說，邵紫兮被青樓之人所救，不論如何，這清白早已……」

「我呸！」葉曉曉呸了一聲，伸出修長勻稱的手指比著自個兒，怒道：「你這老不死的，膽敢說本郡主是青樓的人?!」

見自家郡主被汗巖，一旁的宮人很配合的站了出來，大聲斥道：「大膽！竟然冒犯郡主！」

此話一出，眾人一驚。

雲樂郡主這話的意思是，救了邵紫兮的人，是她?!

族長被這一聲斥罵嚇得軟了腳，搞不清楚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，只能忙忙揮手，「不、不！郡主恕罪，老夫不知道救人的是郡主您，這、這都怪外頭的傳言……」

他偷偷朝邵紫兮遞眼色，偏偏邵紫兮動也不動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彷彿天大的事都不關她的事，只安安分分的佇立在一旁。

見她不理會自己，族長那個恨呀—

妳早說救了自己的人是雲樂郡主不就得了？現在這事鬧成這般局面，可怎麼收拾才好？

「外頭的傳言？都知道是傳言了，你這老不死的倒是好，淨會道聽塗說！」

葉曉曉又揮了下長鞭，鞭子一掃，將族長的長袍劃了一道口子，嚇得他險些昏死過去。

見族長一副嚇破膽子的模樣，一旁扶著妻子的邵銘諍不得不開口說話，「郡主，既然是誤會一場，將紫兮送往庵堂一事，自是作罷，銘諍在此替小女謝過郡主救命之恩。」

對他而言，能保住女兒自然是好事。

葉曉曉這才看向邵銘諍，把玩著手上的長鞭，嗤笑道：「邵尚書言重了，本郡主可受不起，救人救到被汗巖成青樓之人，本郡主活到這麼大，還是頭一遭，再說

了，親生女兒被人如此誣陷，你查也不查，就要把人送去當尼姑，你們只想著維護家族的名聲，可有一個人想過紫兮的心情？這還是你的親女兒嗎？這樣的治家之道，可真是前所未聞，這事你們邵家要是不給個說法，本郡主定會告到皇帝舅舅那去！」

這話一出，眾人倒抽了口冷氣。

以聖上對雲樂郡主的疼愛，這一狀要是真告了上去，邵銘諍就算是戶部尚書、太子的岳父，也得被安個治家不嚴的罪名，這件事處理得不好，可是會在他的仕途上留下一個汗點……

眾人這一想，忙看向邵銘諍，希望他辯白個幾句。

誰知他僅是垂下眼眸，恭敬的說：「請郡主息怒。」

他並非不辯白，而是他知這件事，他有愧在先。

就算他與邵紫兮不親近，可她再如何都是他的女兒，是他與兩綺唯一的女兒，她落水失蹤時，他派人打撈無果，這才驚覺，他和髮妻唯一的女兒，沒了。

這認知讓他頓時老了好幾歲，就連現任妻子讓他請旨讓二女兒頂替其姊出嫁，他也無所謂，更不願去深思其用意，因為他的心，早在髮妻離世之時，就已死去，而與髮妻唯一的女兒的逝去，在多年後又給了他重重一擊。

可誰也沒想到，被認定死亡的邵紫兮會回來。

對邵銘諍而言，人沒事就好，其餘之事都不重要，今日族長的審訊他事前早已知曉，女兒的名聲他並非不看重，只是這事鬧得太大，已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。

事發後他也並非沒派人去查，然而落水之事發生得突然，女兒帶去覺恩寺的人又全死了，船也沉了，就連船伙都不見蹤影，這起意外，一應相關事物被處理得乾淨俐落到令人起疑，偏偏他的調查就是沒有半點進展，直到女兒自己歸家。

可女兒歸家的同時，外頭的流言也隨之傳開，甚至越演越烈，邵家的名譽已被毀得一乾二淨，他根本無法阻止族長上門興師問罪，只能沉默地看著事情發生。

只想著無論如何他至少會保女兒不被送進庵堂，就算先順著族長的意思，之後也會再假託送去庵堂的名義將人悄悄送走，找個好人家嫁了，也算是他這個做父親的對她的彌補。

可今日雲樂郡主的一席話打醒了他，他確實太過忽略這個女兒，也從未考慮女兒的心情與想法……

他那反應倒是出乎葉曉曉的預料，正欲開口，卻有人早她一步出聲——

「曉曉，這事實在怪不得我父親，姊姊落水一事，誰也不願意，可她若早些說出救她之人是妳，也不會惹出這麼大的風波，更何況，我們會誤會，也是因為那送她回來的馬車正是從倚月樓出來的，那馬車低級俗豔，一瞧就是青樓載客所用，這一路行來，看見的人不少，這才會……」

一路跟著葉曉曉而來的邵紫菀總算逮到機會說話。

今兒個是她的回門宴，是她的大日子，她不惜在自個兒的大日子裡讓族長出面，就是想將邵紫兮這賤人在眾人面前被趕出邵府，誰知會突然殺出葉曉曉這個程咬

金。

葉曉曉說是她救了邵紫兮，別人信，她可不信！

據她所知，邵紫兮回府那日，葉曉曉正在宮中陪伴太后，她如今擺明是來救邵紫兮脫困，只是，葉曉曉為何要這麼做？真是因為她和邵紫兮是情同姊妹的好友？

這不可能，即便邵紫兮曾為準太子妃，可她幾乎足不出戶，別說葉曉曉這身分尊貴的郡主了，就是跟邵紫兮要好的手帕交也沒幾個，更何況，她從未看過兩人有接觸，那麼，又會是誰請動了葉曉曉，讓她來救人？

她目光深沉，極快的和自家娘親交換了個眼色，兩人的臉色都不是很好看。

葉曉曉目光一轉，看向站在邵銘諍身旁方才開口的女子，一臉的不悅，「妳誰呀？本郡主跟妳很熟嗎？誰准妳直呼本郡主的名諱?!」

她壓根忘了這人打她一進邵府便跟在後頭，甚至同她自我介紹過了。

邵紫菀臉上的笑容一僵，好半晌才艱難的說：「曉曉，我是妳嫂嫂，妳太子哥哥的新婚妻子，妳忘了嗎？」

她這一說，葉曉曉才恍然大悟，脫口道：「妳就是那搶了紫兮婚約的狐狸精，邵紫菀？」

得知眼前女人的身分，葉曉曉像吞了蒼繩一般的噁心，嫌棄的又道：「怎麼長得這麼醜？別說是紫兮了，就是倚月樓新來的花魁都要比妳美上三分，鳳慶那傢伙眼光何時變這麼差了？這種貨色也要？」對鳳慶這個堂哥，她可是半點也沒好感。

見葉曉曉居然拿她和一個花魁相比，還比輸了，邵紫菀氣得臉色發青。

一旁裝暈的曾萍兒見女兒欲要發飆，也顧不得暈了，忙佯裝虛弱的醒來，低聲制止，「菀兒，沉住氣。」

邵紫菀這才強忍住氣，擠出一抹勉強的笑，「郡主說笑了。」

避免再被打臉，她不敢再直呼葉曉曉的名諱，誰知葉曉曉卻不放過她。

「誰跟妳說笑，本郡主認真得很，一個狐狸精也敢直呼本郡主的閨名，我警告妳，再讓我聽到一次，休怪我鞭下無情！」

說著，她長鞭一甩，正巧落在邵紫菀腳下，嚇得她連退好幾步，險些沒摔倒。

「沒膽！」葉曉曉嗤笑一聲，這才脆聲解釋，「本郡主那日要去倚月樓見見新花魁的花容月貌，經過覺恩寺附近時，正巧見到紫兮落水，便讓人救起她。」

「紫兮因為落水昏迷不醒，本郡主當時又不知她的身分，只好在倚月樓等著紫兮醒來，誰知紫兮這一昏就是整天，等她隔天晚上清醒了，本郡主才能詢問她的身分，哪知我們一見如故，相見恨晚，恨不得彼此是親姊妹。」

「至於馬車……」她美眸一瞪，變了臉，「那正是本郡主微服出巡用的馬車，妳這狐狸精居然說我的馬車低級俗豔，我看妳才是低級又無恥！姊姊失蹤，不去找人，卻急巴巴的搶她夫婿，簡直無恥到了極點！」

她葉曉曉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她那親親娘親連月長公主，為了避開娘親的耳目，這才會偷偷用了體己銀子造了那輛馬車，那馬車從裡到外都是她親手設計，今日卻

讓一個狐狸精批評成低級俗豔，這口氣她怎麼忍得下！

被人左一句狐狸精、右一句無恥的罵著，邵紫菀簡直要氣炸了，不顧娘親在一旁狂使眼色，忍不住脫口而出，「妳騙人！那日妳明明就在太后那！我親一」

「夠了！」邵銘諍大吼一聲，一雙沉穩睿智的眸，緊盯著反常的邵紫菀，沉聲說：「雲樂郡主救了小女，臣感激不盡，改日定親自備禮上門道謝，今日一事，就到此為止。」

不論雲樂郡主所言是真是假，她的出面，對此時的邵紫兮無疑是件好事，那是他的女兒，他自然希望結果是好的。

邵銘諍一句話讓這場鬧劇落了幕，邵紫菀欲再言，卻被曾萍兒死死的拉住，低聲說：「夠了！妳爹不蠢，再說就露餡了。」

被娘親這一拉，邵紫菀只能恨恨的瞪了眼自始至終像沒事人般杵在一旁的邵紫兮，再也顧不得身為太子妃的氣度，連禮都未行，忿然離去。

曾萍兒見狀，忙跟了上去。

對女兒與妻子的無禮，邵銘諍擰眉，一臉沉思，半晌，才朝葉曉曉道：「今兒個乃小女的回門宴，還請郡主賞臉，一同到前廳用膳？」

葉曉曉不耐的揮手，「不了，本郡主最不耐煩參加這些有的沒的，我和紫兮聊一聊就離開，你們都散了吧。」

她一發話，眾人便逃也似的走得一乾二淨，就連葉曉曉帶來的宮人也退了下去。